

賽夏族矮靈祭的保存與藝術創新：以 2015《歸來吧！iminami na pazay》為例

黃靜惠 樹科大藝術管理與藝術經紀系 助理教授

論文針對賽夏族矮靈祭的個案研究，分別闡述包括：1、賽夏族的族群文化 2、矮靈祭的歷史脈絡與特色 3、舞台劇《歸來吧！iminami na pazay》的藝術創新以及結語等；本文所闡述的內容針對祭典當中重要的語彙、詞與曲，能夠以藝術的角度看待它，進而有一個新思維的創新製作，感謝《歸來吧！iminami na pazay》導演碧斯蔚·梓佑，以及玄奘大學影劇藝術學系、原住民學士專班師生，合力製作的舞台劇來詮釋原住民族的藝術創新與生命力。

本論文探討原住民文化資產透過藝術創新的方法，使得賽夏族矮靈祭祭典能夠以不同的面貌，呈現出文化創意產業的表現，並且可以表演藝術產業的結構方式計算出它的產值，是一種成功的「文化產業化」的表現。

關鍵字：賽夏族、矮靈祭、碧斯蔚·梓佑、歸來吧！iminami na pazay、藝術創新

This thesis focuses on the case study of the Saisiya dwarf spirit sacrifice, including: 1. The ethnic culture of the Saisiya people; 2. The historical contex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warf spirit sacrifice; 3. The stage play "Come Back! The artistic innovation and epilogue of iminami na pazay."

The content described in this article is aimed at the important vocabulary, words and songs in the festival. It can be viewed from an artistic point of view, and then there is an innovative production of new thinking. Thanks to "Come Back!" director Bi Siwei. Ziyou, along with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the Department of Film and Drama Art of 玄奘 University, and the aboriginal bachelor's degree program, who jointly produced a stage play to interpret the artistic innovation and vitality of the aboriginal peopl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way of aboriginal cultural assets through artistic innovation, so that the Saisiya Dwarf Ritual can present the performance of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in different faces, and its output value can be calculated by the structure of the performing arts industry. A successful "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performance.

Keywords: Saisiya, Dwarf Ritual, Bi Siwei. Ziyou, come back! iminami na pazay, artistic innovation

一、緒論：藝術創作與生命力的展現

本研究以《歸來吧 iminami na pazay》為玄奘大學影劇藝術學系、原住民學士專班師生合力製作的舞台劇為例。2015 年 5 月在玄奘大學的實驗劇場演出；由擅長劇場編導及原住民族儀式樂舞的碧斯蔚·梓佑及電影導演郭尚興為主創作者，並邀請賽夏族文化耆老朱秀春、朱志敏為田野及文化學習顧問，及時值原住民學士專班班主任王學城、影劇藝術學系系主任胡修維、聲樂博士陳慧如、中國文學博士施秀芬及舞台燈光設計李智翔，帶領學生共同打造跨文化、跨領域的田野學習與藝術創作，研究者本身於 2015 年兼任原住民學士專班課程，並且擔任該齣舞台劇的行政總監，見證賽夏族的重要文化資產矮靈祭，如何透過文化與藝術的創新，使其成為具代表性的文化創意產業。

在工作方法上，導演的首要任務是帶領原住民學士專班學生造訪新竹縣五峰鄉賽夏族北祭團茅園部落及祭場，並拜訪負責矮靈祭祭儀文化的代表性氏族朱氏族(titiyon)、及由各氏族長老所組成之祭典委員會，現今的賽夏族文化藝術協會等部落重要組織，說明文化學習與藝術創作計畫的內容與目的，以獲得賽夏族北祭團長老們對於該演出及其相關之田野學習計畫之同意與認同，使劇組學生們得以進入部落進行文化學習。

2014 秋天，適逢每兩年一祭的賽夏族矮靈祭傳統祭儀活動，在原民會、玄奘大學教學發展中心、原住民學士專班及在地部落組織賽夏族文化藝術協會等單位的全力支持下，帶著影劇藝術學系及原住民學士專班的學生一起上山，進入部落學習賽夏族矮人祭傳統祭儀與文化；希望藉由孩子們第一線的親身參與，能帶給他們最真實自然的跨文化經驗與自我反思，不論是來自大自然的啟發、祭典儀式文化或族人長輩們始終細心無私的教導與照顧。

師生們感謝賽夏族文化藝術協會與朱家多位長輩的照顧與分享，尤其在充滿禁忌與神聖性的矮人祭期間給予的最大協助，及至祭典結束後，依然悉心指導賽夏族文化與傳統古調的朱秀春長老與朱志敏老師，以及賽夏族族語權威的趙山河長老給予細膩的族語指導；南賽夏藤編專家潘三妹老師，將手工親編的籐籃慨然借給劇組使用等等，學生們所學習與感受到的，超越族群文化的傳統，更是人與人之間最珍貴的分享與信任，來自於長者們無私的付出與深切祝福。而學生除了認真學習賽夏族古調及艱難的矮靈祭中的兩首祭歌之外，更把當初許願達成“全族語”演出〈雷神之女〉的夢想兌現；他們不分族群，努力學習從最基礎的羅馬拼音到背誦歌詞、台詞的過程，以行動回報著賽夏族長輩們的心意。

回到劇場工作上，研究者本身負責演出行政的工作，而導演與學生們採取了「集體創作」的工作模式，在〈玉米女神〉、〈瑪蘇麗〉、〈雷女〉以及串聯起這三個故事的核心主題：〈相遇〉，費盡了心思在學習和探討各個族群的文化與內涵，在排練場裡進行著各種可能的排演和呈現的方式，不斷地創造、不斷地捨棄，再創造、再捨棄一遍又一遍的創作過程，充滿艱辛的汗水與淚水。

從祭場到劇場，師生共同走過了八個月的時間，這對於一個藝術科系的學年製作來說，實在是一個很特殊的機緣，導助、排助、創作小組、文書、部落事務的連繫等等各項繁重工作的細密執行，以及回到表演功課上，在眾人注視的強大壓力下，除了必須呈現出自己的優點之外，更必須鼓起勇氣面對和接受自我缺陷的一覽無遺——“表演者(Performer)，是以身以心做為創作場域的一群戰士，他們必須忠於自己、不隱藏自己、奉獻出自己。”—Grotowski 再次說；這些過程，著實不易。

《歸來吧！iminami na pazay》是影劇藝術學系與原住民學士專班 2015 年的年度展演計畫，以賽夏族神話傳說、儀式樂舞、西方現代劇場及電影藝術互動式影像投射等跨領域藝術，呈現出跨文化、跨領域之超越傳統與現代的劇場藝術作品，展現出影劇藝術學系及原住民學士專班學生將在校所學之專業藝術訓練落實於學製實務之成果。同時藉著兩系結合的力量，將課堂所學，透過實地進入部落的田野學習計畫，將課堂理論以實做的方式帶入劇場，顛覆一般大眾對

於劇場第四面牆的印象，傳達出不同族群文化之生命力與劇場學習生活、生活映照劇場的真實。

除了以上實地的將賽夏族傳說文化真實上演之外，本研究參考學者陳敬介(2014)研究的「文學旅遊的特性」、「從文創產業角度看文學旅遊」、「文學素材在文化觀光行中之運用」三個角度，探討苗栗縣賽夏族部落的文學旅遊與行銷；本研究認為從文學旅遊切入，除了可以控制觀光客的質量，也能提升部落的自主管理比重。而本研究試圖以《歸來吧！iminami na pazay》舞台劇演出為個案，將賽夏族的矮靈祭透過文化創新與藝術创新的手段，使其能夠成為具文化創意的產業，期盼在矮靈祭期間讓觀光遊客也可以看看我們的創作並成為旅遊行程的其中一環。

綜合以上，文化的傳承需要推動，文化的延續也需要手段，本研究透過學生的創作與實地參與祭典的了解，用藝術表演的角度讓更多的年輕學子親近地方文化，用藝術表現的方式讓學生了解文化的形成有傳說有故事也有生命，圍繞在身邊的所有一切都是文化的點滴，經過日積月累方可成形，透過演出的方式讓學生懂得尊重少數文化，他們也跟我們一樣，只是它的文化不是主流，因而沒有太多機會被外人所了解，但即便如此，它的存在跟我們的文化一樣具有意義與代表性。文化的傳承有很多方式，口語傳述、文獻記載或是表演藝術都是彰顯文化留存的一環，不論是任何形式，可以讓學生留下深刻印象甚至在生命中留下烙印，記住有許多少數族群與文化需要彼此尊重與維護，才有機會傳承與延續。

二：文獻回顧

陳元陽、李右婷(2015)的研究中指出，日據時期台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研究室的調查中所述(移川、馬淵、宮本，1935)，賽夏族分布於新竹州的竹南、竹東及大湖各郡，即今之新竹竹東、五峰、苗栗南庄及大湖等地；賽夏族因人數少，且分布地區位於東鄰強大的泰雅族，西與漢族接壤，因此迫於現實生活中不得被這兩個不同族群影響，其本族文化持續被同化中，也唯有矮靈祭(Pas-tai)能顯現本族的傳統精神與文化特色。

日人古野清人於1930年代開始針對台灣之原住民族的祭儀活動做調查時，將賽夏族矮靈祭分為招靈、迎靈、娛靈…直到河邊送靈等幾個階段¹才算完成(古野，1972)，各個儀式階段的相關內容如下：

招靈²迎靈³(ka-tai)：祭典第一天，招靈是當天最重要的儀式，先由主祭的朱家向東方射箭示信，告知矮靈祭典開始。由主祭者率族人，面向東方以歌舞迎接矮人前來，婦女並椿米以祈求豐收。晚上再由各姓長老供奉豬或牛內臟、肉、糯米酒，向東方虔敬的祝禱召請矮靈直到日隔天早晨。

娛靈⁴(kikishinaolan)：第二天的娛靈，是整個矮靈祭典中祭祀的高潮，通宵達旦的歌舞回憶與相矮人處的情景，充分表露賽夏族對矮靈的虔敬。

¹整個祭儀的程序分為迎靈 Raraol、延靈 Kisirinaolan、娛靈 Kisitomai、逐靈 Papatnawasak、送靈 Papaosa 等5個階段舉行，由 Kakawas 開始，是在矮靈祭儀期間扮演重要的通告和保護角色。

²召靈(Rumaol)，祭場開始唱祭歌中的 Raraol(召請歌)，由朱姓氏族的媳婦椿米，男性打 Tinaobun(米糕)。主祭者要在矮靈的神位前放煙鬥、魚和泉水，迎接 Kokoyuao(矮靈 Ta'ay 中教導賽夏族人吟唱祭歌的老婦人)前來。這個儀式僅有朱家才能參與，其他氏族及外族人不可參加。

³第2天傍晚開始迎靈(Kisinaulang)。各姓氏族代表迎接矮靈至祭屋，主祭和朱姓氏族長老要在祭屋指揮祭儀，外人不能接近或窺看。祭舞先由朱姓領唱帶著主祭和長老步出，朝東北方轉成一開口的舞圈，其他氏族才隨著各自的氏族背肩旗和響鈴者引導進場。如有10年大祭，則有紅白相間的祭旗在祭場飄揚。祭場舉行迎靈之舞到天黑，但不到通宵，第3天清晨再跳一段舞，然後大家解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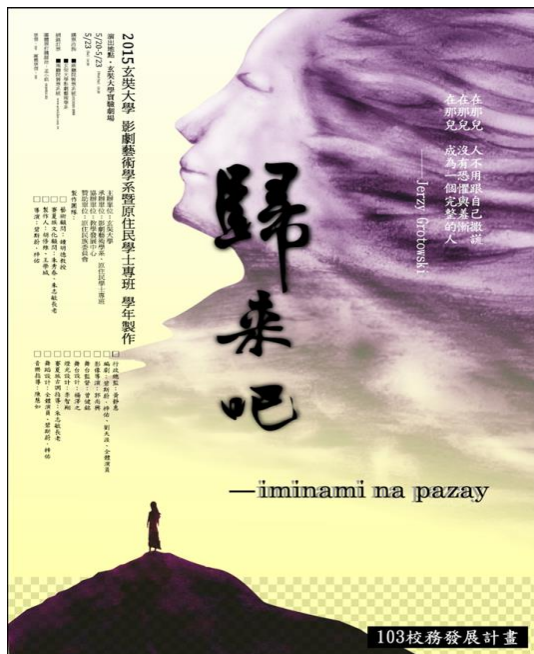
⁴娛靈(Kisitoma)的歌舞；當天傍晚大家在主祭家的祭場舉行歌舞，一直到第4天清晨，所唱之歌為 Kisitoma(真實之歌)，舞法向右旋就像蛇的卷法，圍成圈手拉手，向右繞圈子跳舞，娛靈只有歌舞無儀式。歌舞進行約1小時，由朱姓男子護送蛇鞭 Paputol 進場，主祭者和朱姓長老在祭場中央揮動蛇鞭，賽夏婦女可抱嬰兒，讓孩子摸揮蛇鞭人的手臂，祈求小孩的健康。

逐靈⁵、送靈⁶：第三天晚上稱為 paapt-nawashak，開始逐靈歌舞，歌舞至第四天清晨送走矮靈。

塗泥⁷、跳抓芒草、毀榛木架⁸：在第四天清晨一連串的儀式展開。如塗泥驅邪、跳抓芒草代表當年的福氣、毀榛木架有驅走矮靈之意。而晚上則是正式送靈活動，稱為 papa-osha。

聚飲慰勞：第五天儀式結束後各家族互相慰勞、飲酒、吃糯米糕，並且進行舞蹈，舞蹈緊密圍成一圈，表示將族人圍住，不讓矮靈進入(kishi-kurui)。

河邊送靈⁹：所有祭儀結束後的隔天，北祭團還必須到矮靈居住的山洞對岸餞送矮靈。族人在河邊獻祭，烤肉、餘興歌舞，與前幾天的嚴肅大異其趣。至此整個矮靈祭才算真正結束。



⁵逐靈 (Kisipapatnawasak)；當天傍晚與前 1 日同樣舉行歌舞，一直至午夜後歌舞停止，所唱之歌為 Kisipapatnaural (送別之歌)。這天午夜 12 點，朱姓及風姓長老站在祭場中央的臼上訓話，訓誡族眾虔誠致祭，檢討 2 年族內的情形，勉勵大家要團結一致，維持賽夏族光榮的傳統。訓話完畢後，主祭者持酒向眾族巡酒。先敬長老，再由工作人員拿著酒壺和酒杯，走近跳舞行列，倒酒給自己前面的舞者。唱過一巡後，再到圈外倒酒給觀眾喝，然後歌舞跳到天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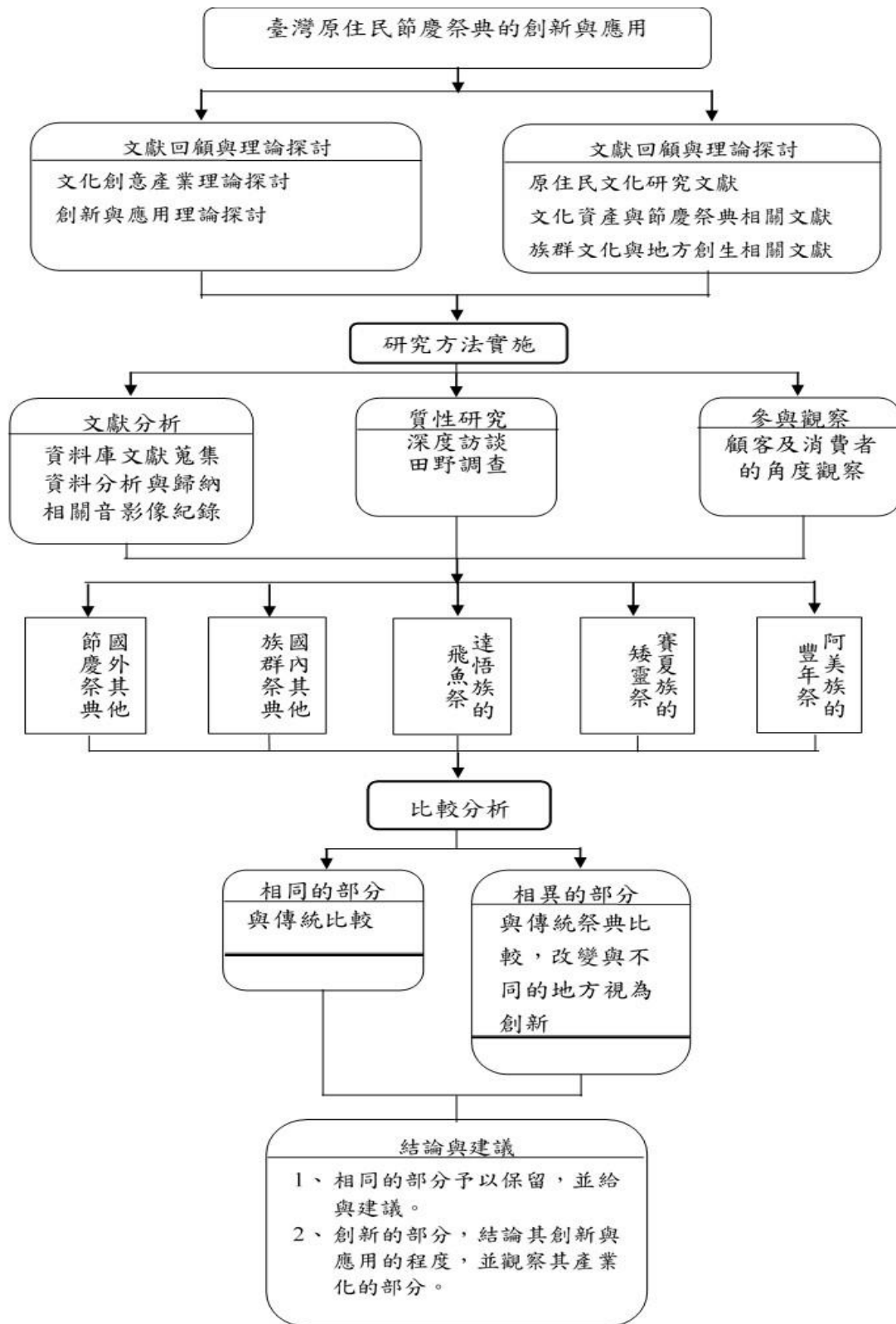
⁶送靈 (Kisipapaosa)；儀式分成好幾個階段，首先要饋糧 (Papasibilil) 及丟棄芒草結 (Tomana enosig)，當天清晨由 2 個青年 (1 為朱姓氏族，1 為其他姓氏) 去山上砍回 2 支長約 3 尺的竹葉枝，並由 2 名朱姓媳婦取下祭屋內的避邪芒草並準備米糕 (饋糧，即矮靈旅中食糧)。當砍竹青年快到祭場時，2 名朱姓女性繞祭場 1 圈後，往東跑把芒草結和米糕丟到地上，2 個青年緊迫在後，並丟棄竹葉枝在同 1 點，2 名朱姓媳婦立刻跑回祭屋內，不能出來。當 2 個青年去砍竹葉枝時，族人在祭場圍成 1 個圓形。當 2 名朱姓媳婦由祭屋向外跑時，族人把手上的芒草結往東方丟棄，並跳高喊即結束儀式。

⁷塗泥 (Sumama)；青壯男子皆離開舞群，只留婦女老弱，由 2 名男子取塗上泥漿的米籴，將之塗在舞群中婦女背上，以避免矮靈返來糾纏及祛除病痛。泥漿是由祭場挖個洞加水攪成，並塗在米籴及蛇鞭使用。擦過的米籴及蛇鞭必順丟棄在丟芒草的地方，任何人絕不能去碰，第 2 天才能把今年制的蛇鞭檢回來。

⁸伐榛木 (Marekasibook)；塗泥儀式前即派 2 名男性去砍榛樹，塗泥儀式後，砍榛樹者將歸時，歌舞開始。這時男性將榛樹綁芒草結，樹頭架於屋頂，樹尾架於叉形樹桿上使成平行，榛樹架好後，歌舞亦停止。這時由長老率領舞隊青年依次跳取芒草結，第 1 次由朱姓給跳者少許泥土，附於手掌中，每人約跳 3 次。當芒草結已去一半時，榛樹盡量放低，青年們齊集樹梢下，爭搶樹梢或抓樹葉，將榛木搗碎到無法折斷為止，並往東方丟棄。

⁹矮靈祭結束後，朱姓氏族要以酒和糯米團犒賞毀架者，在祭場提供餐由眾人搶食共享。接著舉行答謝慶功宴，並且舉行祭儀，送走矮靈。

三：研究方法





四：結論與建議

本個案探討原住民文化資產透過藝術創新的方法，使得賽夏族矮靈祭祭典能夠以不同的面貌，呈現出文化創意產業的表現，並且可以表演藝術產業的結構方式計算出它的產值，是一種成功的「產業文化化」的表現。

針對賽夏族的矮靈祭其傳統與現況調查，從訪談、參與觀察與文獻回顧當中，本研究歸納幾個觀察與待釐清問題如下：

1、賽夏族矮靈祭節慶祭典保存傳統非常完整，並且有產業文化化的現象：透過受訪者的回答，可以發現賽夏族的矮靈祭在祭典儀式，以及禁忌規範的部分，現今在耆老們的維持之下仍依循傳統，因此在儀式與禁忌的本身是與過去傳統相同，傳統歌舞的表演，以及傳統的服飾部分，也因為有原住民專班以及部落文化組織的傳承，與專家學者進入部落研究，得以完整記錄並保存，在現階段的臺灣原住民族文化環境中，比較沒有傳承與保留的危機。

2、賽夏族的矮靈祭節慶祭典要發展成為文化創意產業可行性：由於在日治時代賽夏族的矮靈祭就更改為兩年一小祭，十年一大祭的規範，遵循至今已經成為賽夏族的例行祭典。而主祭一向由朱姓家主負責，其他姓氏負責祭典上的其他功能，就矮靈祭儀式上的歌曲、曲賦、唱法與身體律動本身，就屬於原住民中極為重要的文化資產，並且可以視為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核心價值。

3、苗栗的賽夏族分別分布在苗栗縣獅潭與南庄地區：在此特別提到地處更為偏鄉的獅潭鄉百壽部落，依據原住民委員會 106 年針對獅潭鄉《百壽部落作範圍土地調查及劃設計畫》為百壽部落確定墾耕區、狩獵區、祖靈地等實際座標位置、及現況，決定現勘。

4、苗栗的賽夏族發展成為文化創意產業，其所面臨的問題與建議：賽夏族佔全臺灣原住民的比例較少的族群，由於每兩年一次的矮靈祭以及每十年的一個大祭典，並不是年年可以舉辦，從上述提到苗栗縣政府 18 個鄉鎮裡面，地處偏鄉的獅潭鄉深山內部的百壽部落，以及現在被觀光炒熱的南庄，一個是少數中的少數，同時青壯年嚴重外移，墾耕所用的工具、狩獵的行頭知識與地形的認知等問題、還有祖靈祭祀的相關儀典與禁忌有逐漸被遺忘的風險。

賽夏族也都在這些地區生活，結合矮靈祭與觀光資源再加上賽夏族人的生活體驗或是狩獵訓練營和編織教學等，可以在秋冬之際串起套裝行程，沒有矮靈祭的時候，並不影響觀光行程中賽夏族人的生活體驗營的活動，而有矮靈祭的時候擴大辦理參與祭典的活動以及夜間探險活動的展開，穿上向賽夏族人租用的狩獵服飾、體驗賽夏人耕作狩獵與祭祀的一切活動，如此一來，兩年一次的祭典與十年一次的大祭典可以擴大辦理吸引更多的不同地域的觀光客前來朝聖。